

技藝部

畫者傳神射投壺碁博塞倡優

附覆射雜劇

詩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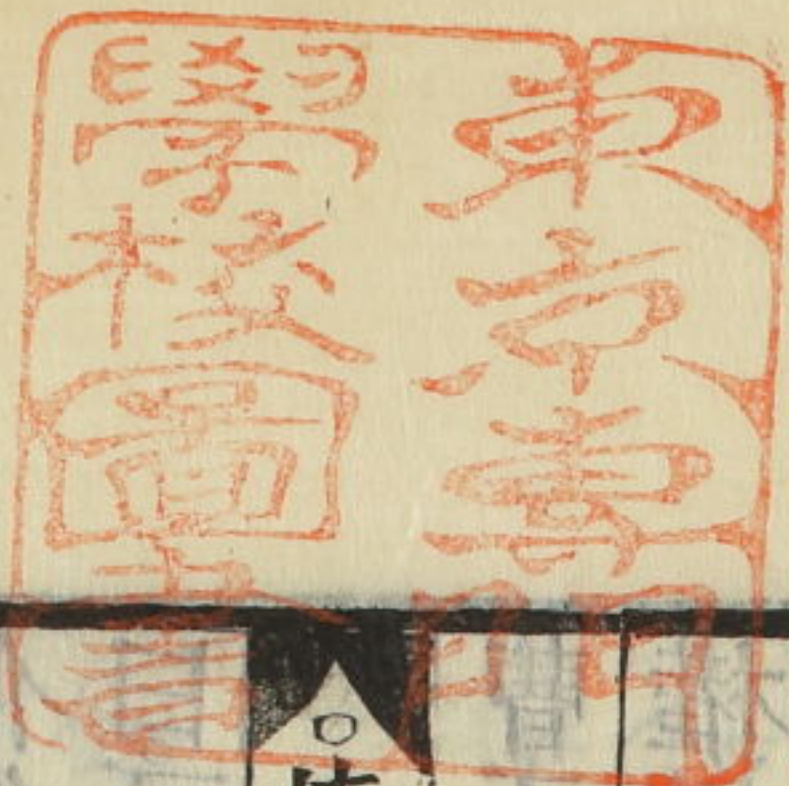
123
160
9



18
160
9

取
取

畫者
公
公
公



利
268
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畫者

羣書要語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八佾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前武詔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益稷白受采禮器爰變丹青揚吾
子畫虎不成反類狗馬援傳諸太幻師求太陰精用和幻藥是
諸師等手執方諸承月中水周禮注鏡謂之方諸楞嚴經畫有
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

賦彩五日經營置位六日傳移模寫畫品

詩句方諸承水調幻藥灑落生綃變寒暑荆公

古今事實

鮮衣縷薄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甜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二史後至者
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縷薄羸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莊子

誤墨畫蠅

曹不興善畫吳主使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既御
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吳興雜錄

發厨取畫

顧長康曾以一厨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取
之封題如初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恠色世說

觀畫施錢

顧愷之建康實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在指寺初置僧衆設
會請朝賢鳩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
打刹注一百萬長康素貧時以為大言僧後寺成請疏長康
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
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
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
也藝文類聚引世說憚之為虎頭將軍今世說不載名畫記云

小字虎頭

登樓罕見

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盆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洗毫登樓去檢妻子罕見南齊謝奕畫品

點睛龍飛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電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眼者見在水衡記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閻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能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踈乎后山談叢

油污其畫

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而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寒具餠餅也劉禹鑲嘉話

誤墨畫牛

晉王獻之相温嘗使書扇墨誤落因畫作烏特駁牛甚妙

羞為畫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說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本傳

鄭虔三絕

唐鄭虔善圖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

三絕

觀畫地獄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脩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朱景玄畫斷

取軸棄畫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為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襲父兄業

毛稜水遠子便達有餘真巧未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隋法倫筆調精密劣之厥兄恐屋下架屋續畫品

畫見夜隱

太宗朝李王獻畫羊畫則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沃焦山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海外記

啜茶觀畫

經進承受張茂嘗招講官啜茶觀畫程明道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龜山語錄

王墨山水

王墨善潑墨號王墨善畫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踏手捫隨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條忽造化不見墨汚之處畫斷

黃筌畫花

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神氣迥出別有生意筌惡其軋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筌不復能莊瑕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崔白翎毛

崔白濠梁人攻畫雖以敗荷鳧雁得名然尤精花竹翎毛

惠崇小景

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鶉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烟渚瀟灑虛曠之狀又工詩荆公詩注

古今文集

雜著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一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二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械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二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來

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
 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人大小百二十有二而莫
 有同者焉馬犬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
 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頤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
 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嘔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踉蹌者秣者
 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
 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駝三頭驢
 如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
 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鏝釜釜蓋
 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
 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

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憤之以為非工
 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
 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
 御者君子人也見之蹙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
 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
 摹得之遊闔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日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
 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
 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寶繪堂記

蘇子瞻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四十一
以為樂雖本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本
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入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
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
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
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
意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
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壁皆以兒戲害其
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
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
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

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
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
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
在戚里而其服被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
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
而求文以為記恐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
全其樂而遠其病也熙寧年月日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子瞻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蠅蝮蛇蚶以至于劍拔
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
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且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韞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

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鴟鷂絹掃取寒稍万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視願得此給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籩太守渭濱千畝在習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餐發函得詩失笑噴飯蒲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

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書蒲永昇畫後

蘇子瞻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執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

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威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書吳道子畫後

蘇子瞻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畫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

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書朱象先畫後

蘇子瞻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遺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大極殿榜以肅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

肉凡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磐礴雖余亦得攬攘其旁也

跋東坡竹石

朱元晦

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畫者尚可想見也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朱元晦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把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騷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趣以歸者賢者未必知也良士獨苦渠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示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

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
歿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觀畫多忌 以下係畫評

非好事不可妄傳書畫近火不可觀書畫向風且正唾涕不洗
手盆不可觀書畫昔相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有非好事者正
食寒具如今之油煮環餅以手捉書畫大點汚玄惋惜移時自
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水衡記

鬼神易畫

顧愷之曰畫入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若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
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則譎恠之狀名畫記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
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
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
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
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以與俗論也

筆談

畫牛馬法

有藏戴松鬪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鬪
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鬪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鷹頭足
皆展人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仇池筆記

當辨時代

吳道子畫神由戴木劍聞令公畫昭君着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翬離起自齊隋幪頭用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若僞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士風之宜指事會形可驗時代其或生長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鄭玄未辨相梨蔡謨不識螃蠏魏帝終刊典論初謂無火流布後刊之隱居昧北藥名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吾之不知蓋闕如也精通者宜詳辨南北之迹與古今之時然後可以議畫水衡

墨竹之始

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連筆作卷不加丹青意墨竹之師起於此山谷墨竹序

輕色染成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參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遂與江南布衣徐熙迭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精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筆墨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蓋惡其軋色言其畫愈惡不久格罷之熙之子乃劫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筆談

正午牡丹

見牡丹門

張素敗牆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瀟湘八景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且謂用之曰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託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頭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缺在自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筆談

馬不畫毛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齣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畫此庸人叢跡非可與論理也

筆談

古詩

畫鷓鴣行

杜甫

高堂見生鸚鵡，奕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
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襟枝。軒然恐
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
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
步獨紆鬱。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
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水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
吳松半江水。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杜甫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
畫滄州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
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雲虜翻。
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及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
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沚野亭春，暹雜花
遠漁翁。賔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濶歎岸側，島嶼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活。劉侯天機清，愛畫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太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
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
襪從此始。

天育驃圖歌

杜甫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
尾蕭梢翔風起毛為綠驃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然龍性
含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老牧攻駒閱蕭峻
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驪子憐神俊當年四十萬匹馬張公歎
其才盡下故獨為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
影嗚呼律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驪曩與驪驕時無王良伯樂死
即休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方頭如鳥骨聳筋
高脂肉少日行萬里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

遍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越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
西追王母讌七廟經年不親薦壁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
諸侯白雪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至文武積
德累功世勤苦豈知纜及五代孫心輕玉業如灰土由來尤物
不在大能蕩君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
穆王得之不為戒千里馬來周室壞至今此物尚稱珍不知房
星之精下為惟八駿圖君莫愛

杜秀才畫立走水牛歌

顧况

崑崙兒騎白象時時鎖着獅子項奚奴跨馬不搭鞍立走水牛
驚漢官江村小兒好誇騁脚踏牛頭上牛領淺草平田捺過時
大蟲着鏡幾落井杜生知我恋滄洲畫作一障張床頭八十老

裝拍手笑妬他織女嫁牽牛

畫竹歌贈協律郎蕭悅

白居易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不獨通真丹青已
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
垂蕭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懷
水邊磻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生筠粉態蕭蕭畫得風
烟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
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
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
昏頭雪色自信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韓幹馬十四匹

蘇子瞻

二馬金驅攢六蹄二馬宛頸駁尾齊一馬在前雙舉後一馬却
避長鳴嘶老髻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
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晷後
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
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當誰看

孫彥古畫風雨山水歌

張文潛

山深巖高石壁青白白忽變天晦冥黑風驅雲走不停驚雷疾
雨來如傾山前雨點大如手山下水湧危樵橫崩崖古樹老有
靈吼怒直與風雲爭枝披葉偃闔不怯萬竅却欲藏雷霆顛
疾驅者誰子石路峻澁驢凌兢目迷心憊愈走愈不及來趨樹
下如寒蠅蒼茫直與鬼神接恍惚不保龍蛇驚乎居此樂忽入

眼孫家古圖纔可辨，奈何一幅一尺餘，欲奪大地之奇，變我心。
參差良有以，昔苦山行親，遇此一生兩足，不于堂輪，尔朱門貴
公子。

觀易元吉獐猿圖歌

秦少游

參天古木相繆枝，嵌空怪石御青漪，兩猿上下，一旁掛，兩猿熟
視蒼蛙，疑蕭蕭叢竹，山風吹海棠，村宇相因，依下有兩獐，從兩
兒，花殘草啣，含春嬉，藝老筆精，湖海畫推，意忘形，形更奇，解衣
一掃，神扶持，他日自見，猶嗟咨，金錢百萬，酒千鷄，荆南將軍欣
得之，老禪豪取，索為垂白，晝掩門，初許窺，芳權炯炯，明夕曦，棒
藜羽革，分毫釐，殘編未終，且歸讀，歲暮有間，重借披。

侯馬并引

陳無已

楚州紫極宮有畫沐猴振索以戲馬頓索以驚圍
人不測從後鞭之，人言沐猴宜馬而今為累作詩
以道其意

沐猴自戲馬自驚，圍人未解猴馬情，猴其天資馬何罪，意欲防
愚，猶傷生異類，相宜亦相失，同類相傷非所及，志行萬里因
誤吐豆齒，豈非伏檻。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陳去非

刻畫無益醜不除此花風韻更清殊，從教變白能為黑，桃李依
然是僕奴。

又

病眼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藥故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

逢未敢憐

又

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緇塵染素衣。

又

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

又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

詩話

圖塞上詩

馮太傅端嘗書云：鳴駁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畫提金勒，向雲看。謂坐客曰：此圖於屏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倦游錄

見詩如畫

歐陽公題畫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識畫。此真為識畫也。筆談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 終

相與公風書圖詩六古書畫意以畫法林有清
 見詩以畫
 舉上精也
 三言
 大新
 圖卷上精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技藝部

傳神

羣書要語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
 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玉藻形本於精神精神生於
 道莊北游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德克符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
 見於面益於背盡心

詩句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

古今事實

審象

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旁求於天下說築禱嚴之野惟肖

圖像麒麟閣

宣帝甘露二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其未曰典屬國蘇武

圖像雲臺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始於鄧禹終於耿紀此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名之次惟馬援以椒房故獨不及

圖像凌煙閣

太宗正觀十七年凌煙閣圖畫勳臣河間元王孝恭房梁八公
齡杜業公如晦魏鄭公徵李衛公靖李英公勣虞未與公世南
尉遲鄂公敬德段襄公志玄合三十二人魏徵亡帝思不已
登凌煙閣觀畫象賦詩悼痛聞者媿之帝不悅乃停昏作禱
薛收卒太宗親自臨問哀勸左右後凌煙圖像嘆曰薛收遂成
故人恨不早圖其像

畫王昭君見姬嬪門

長康傳神

晉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

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立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華屋圖賢

晉嵇含為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為贊。含援筆為文，云：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贊也。

得其神氣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塔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摠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情性。

朱桃椎像

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衣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主簪、項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貪畫，直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括異錄。

誤認畫像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美髯，乃江南韓熙載，耳熙載謚文靖，亦謂之韓文公，因此誤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後世不復辨也。筆談

戲責畫工

党太尉進畫，置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虫猶用金薄點眼，我豈不消得一對金眼睛。曾類說

一髭不似

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形韻之別

陳后山云：歐陽公像，公家與蘇眉山皆有之，而各自是也。蓋蘇

本韻勝而失形，象本形似而失韻，形而不韻，乃所謂畫非傳神。

訟毀畫像 見官政門

垂崖留像

畫温公像 並見喪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傳神記

蘇子瞻

傳神之難，在自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象中陰察之。今

乃使入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入謂然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東坡居士書

贈寫真劉琮序

胡邦衡

畫真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蓋君子小

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今夫世俗所謂骨肉之至貴者道莫如秀眉重瞳龍顏鳳姿日角也然堯秀眉魯僖馬卿亦秀眉舜重瞳子項羽朱友敬亦重瞳子漢高龍顏嵇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然則魯僖沐猴可以比堯舜而嵇李可以擬漢祖唐宗乎世俗所謂骨相之至惡者道莫如虎狼蒙魑鳧有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竇將軍鳧有馬賓王亦鳧有揚食我態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頰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擬定遠之勳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

以小人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鄉老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全
粟影筆法恨世無褒鄂之毛骨以發其音逢佳士或尋常人質
鬼貌藍歛頤指頰時一美翰曲盡形似之妙雖君子小人骨相
或同間不容髮而其心判然自殊如涇渭之不相亂老杜所謂
乃知畫師妙工刮造化窟者其在斯人歟雖然何獨畫哉自古
以其形似而不研其心至以履旄爲孫叔敖以虎賁爲蔡中郎
以成方遂爲戾太子以蕭至忠爲源乾曜以楊國忠爲裴寬者
多矣其禍可勝言哉予於劉生竊有所感故敘以識別

送寫真郭拱辰序

朱元晦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稱得其形似已得稱爲良工今郭君拱辰
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

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爲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
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
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爲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
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
爲予也然予方將東遊薦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而歷麻
源經玉笥擬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
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
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似歸而郭君以歲
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爲
贈

贈寫真葉君序

游誠之

頃有寫真者謂余求數語謂欲藉手諸公間且戒曰當借高論
毋卑我余戲應之曰天下百工商旅皆可夸也余嘗日而入市
徧閱標榜無一謙詞者若飲酌沽率自矜其美好龜契互擊率
自眩其神奇至于往來貿易伎藝瑣碎類皆即事自名以致來
者獨寫真不然縣之通衢人見之以爲肖似則是技之良精人
不以爲似是拙工矣君雖欲自譽不可而余何以譽君又如一
世之上視百工商旅高矣然亦不免稱自推揚之以濟其售言
詩視李白言文視韓退之言律已視伯夷魯參言兵識孫吳言
治齊卓魯言理財抗績管蕭桑劉而當世用之亦安能盡名其
然不然者惟寫真又異乎是其精粗美惡有標的具在無所自
遁子持其技即往路人而卜焉此余序意也寫真者不憚而去

余是說留胸中文之江西葉君自言本書主已而棄故業爲此
又求序於余余以此說示之曰君知書者得毋再不憚乎葉君
曰然余之技所與交者上而薦紳大夫下而百工商賈皆有之
得君之說非惟可以自警有求余技者亦因以警之余矍然不
知其意將出此也業已戲言因書以爲贈

東方朔畫像贊

夏侯孝若

太夫諱朔字曼倩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
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頑以傲世傲世不
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諆以取
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實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
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志宏材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

明美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
書數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
耳而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龍
鳳靡前蹈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庶戲萬乘如素友視儔列
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
者又以先生呼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
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性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
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
先生之遺象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吝進不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

澗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
在樂必行處淪固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栖遑下位馳以從容
我來茲邑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甚蕪椽棟傾落草萊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
天秩有禮神監孔明髮鬢風塵用垂頌聲

諸葛武侯畫像贊

張敬夫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捨方臥南陽若將終身
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大綱既得萬目乃隨
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
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乾道丁亥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
是劉夫子駒家藏唐閣立本筆因謂敬夫蓋為之贊敬夫
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
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
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
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 朱文公跋

自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同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東坡畫像贊

黃魯直

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
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
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朱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
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
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
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又贊

黃魯直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鑿坡是亦一東坡
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鯤鯨之波
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
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六先生畫像贊

朱元晦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
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
龍德正甲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負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辰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語錄云伊川之言又看左好故云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餘手探月窟足躡天根

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毗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
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南城吳仲兄弟寫真求贊

周子充

方丈蓬瀛早陪群英鳳掖鰲荷中敷帝文晚侍嚴宸編持樞鈞
若非精神滿腹則當容貌動人何歛頤而折頰弗走俗而抗塵
豈所謂相形不如論心見面不如聞名者耶

亡友張敬夫畫像贊

朱元晦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侏侏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必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朱晦庵畫象贊

陳同父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哀之正辟回益皆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往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呂伯恭畫象贊

朱元晦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象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民疑我於夫子也厲其友朱熹贊之焉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時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余真戲自贊

楊廷秀

汝翎拂長汝趾弗強毋駛汝頊毋競汝驤于崖于濱其窈其茫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四十一
瞻瞻其光弋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荒哦者遜廷醜者遜狂
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銜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曰

楊廷秀

有給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國之民歎無功
鄉之民歎

張功父命永鑑寫誠齋求贊

楊廷秀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
之北丁盪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于萬勿談誰遺汝多言而
滑稽又遭約齋之牽率

吳汝王命劉敏叔寫老醜實諸兩先生之後因題其

定

楊廷秀

益國晦翁前瞻後視珠主在側覺我形穢

辛稼軒畫像贊

陳同父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
出其豪未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班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
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
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古詩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杜甫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青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
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

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嘗引見承恩敷上南薰殿凌煙
功臣少顏色將軍筆下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太
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
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
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
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
骨忍使驪驄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
漂泊干戈際曩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友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
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凜纏其身

贈寫御容妙善師

蘇子瞻

憶昔射策于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跪捧作
拜聞天香仰觀眩晃日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出步就
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記重瞳光三年
來歸真一夢橋山松檜凄風霜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
闌房夢中神技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
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鬢眉看古虎臣立侍冠劍長平生慣寫
龍鳳姿肯顧草間猿與獍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壁空堆牀
爾求畫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自了明年乞
身歸故鄉

贈寫真何充秀才

蘇子瞻

君不見路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檄前又不見雪中騎驢

孟浩然傲眉吟詩有登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
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
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勲名將相今何
限往寫襄公與郭公

贈李道士并序

蘇子瞻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同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
道士尹可元精鍊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
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
子以報可元既歿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
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
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孝謹聞

其寫真益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歎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
毛自有神乎生狎侮諸公子戲着幼輿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
冠布襪青鞋美雲水千年真祖尹喜守閔門一念還為李耳孫
關令尹喜合老子著書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
十之年初過一衰年記我今如此它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
老居士

贈寫真李道士

蘇子由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
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頭笑自言美筆曹前身百年遺
像誰復識滿朝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臆相對疑通

神十年江海鬢半脫歸來俛仰慙簪紳一揮七尺倚墻立客來
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篔簹窮耳長貧何如畫作白
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贈都下寫真葉德明

楊廷秀

我昔山林人不識或疑謫仙或狂客仰看青天不看久醉裏那
知眼青白一攜破硯入長安素衣成緇綠鬢班上林麒麟看野
馬滄洲鷗鷺綴孔鸞漢官威儀既不入貴人樣灑橋風雪又不
見詩人相不須覽鏡照清溪我自憎塵俗狀葉君看眼秋月
明葉君下筆秋風生市人請畫即唾罵只寫龍鳳姿公與卿
肯來為予寫衰貌擲筆掉頭欣入妙相逢可惜遲十年不見詩
翁昔年少

贈寫真冰鑑處士王溫叔

楊廷秀

我不如森森千丈松我不如濯濯春月柳髯疎鬢秃已雪霜皮
皺肉皺真老醜葉生畫時頰尚朱王生畫時骨更臞一生愛山
吟不就兩肩化作秋山瘦君不見袁公鄂公圖凌煙腰間羽箭
大如椽君不見浣花醉圍粉墨落日斜泥滑驢失脚貴人寒士
兩相嗤畫圖猶在人已非王生王生且停手不如生前一杯酒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蘇子瞻

夫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塵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
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廢之不可矧

又
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太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

台坐忘真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作詩一笑君聞

杜甫畫像

王介甫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挑天幹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鏤
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
子仕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願天子
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飢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
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公游

杜子美浣花醉圖

黃魯直

拾遺流落錦官城故人作尹眼為青碧雞坊西結茅屋百花潭

水濯冠纓故衣未補新衣綻空蟠胸中書萬卷探道欲度黃
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章曲無雞犬老妻
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見此公樂易真可入園翁溪友肯
卜鄰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浣花酒船散車騎野
墻無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驢馱醉起願聞解冠
脫兜鍪老儒不用干戈矣中原未得平安報醉裏看攢萬國愁
生綃鋪墻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
來有新作常使詩人拜畫圖煎膠續弦千古無

律詩

贈寫御真李長史

李遠

玉座煙銷硯水清龍髯不動彩毫輕乍分隆準山河秀初點重

皇之英男前集 卷之四十一 十六
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六朝天下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因題其上

朱元晦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篇

詩話

詩可傳神

李太白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見於丹青俱不若少陵所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之句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其風采此詩與太白傳神也陳後山和饒節詠周

昉畫李太白真云醉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真天人不用更着山巖裏

金粟影

老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佛經有金粟如來謂顧愷之所畫維摩也

樂天寫真

白樂天為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後為九老會又寫真香山寺故賦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書洞寫像

滕崇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

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北來到岳陽城別我游何處秋風丁劍
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密令畫土圖其形今岳
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裕本特異筆談

樂天風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伎藝部

射

羣書要語侯以明之書益稷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
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八倫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可以觀德行矣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
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同上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倫伊尹乃言曰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大甲

古今事實

羿射九鳥

堯時十日竝出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外墮其翼淮南子

逢蒙射羿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
曰是亦羿有罪焉離婁下

甘蠅貫虱

甘蠅古之善射者彎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于甘蠅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羣垂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月之間浸大也三年之

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弛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垂不絕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衛之矢先窮昌遺一矢既發衛以荆棘之端打之而無差於是二人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列湯問

孔子觀射

孔子觀射于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入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用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絕句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常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鹿期稱道不亂絕句

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義

由基穿楊

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左成十六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夫養由基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誦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史周紀

彈入觀避

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宣公三年

猿能搏矢

楚王有猿自射猿搏矢而喜使養由基射始調弓猿擁木而啼

射虎乃石

楚熊渠子夜行見覆石以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於入乎韓詩外傳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没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間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鬚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史李遠出獵見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旋入寸餘細視之乃石周文曰可謂世載其德矣北史

力可扼虎

李陵有廣之風力扼虎射命中注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

激矢殺子

激矢殺子

後漢宋則為鄢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弦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誅則察而怨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

善射不知

晉魏舒性好騎射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柔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空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知卿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射飛必中

琅琊郡公賀拔勝字破胡九工武藝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康肅善射

陳康肅公亮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

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漉漉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金坡遺事

古今文集

詩話

作詩嘲射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塚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啓顏錄

投壺

羣書要語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其有在矢唯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在矢唯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投壺

古今事實

投壺而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

師諸侯美壺何為也以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昭公十二年

激矢還反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行為矢能激矢還一矢百反謂之驍西京雜記

雅歌投壺

祭遵為將軍取士皆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可謂好禮也樂

未箭中耳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未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論驍箭巧中

顏之推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工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碁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顏氏家訓

投壺格并序

司馬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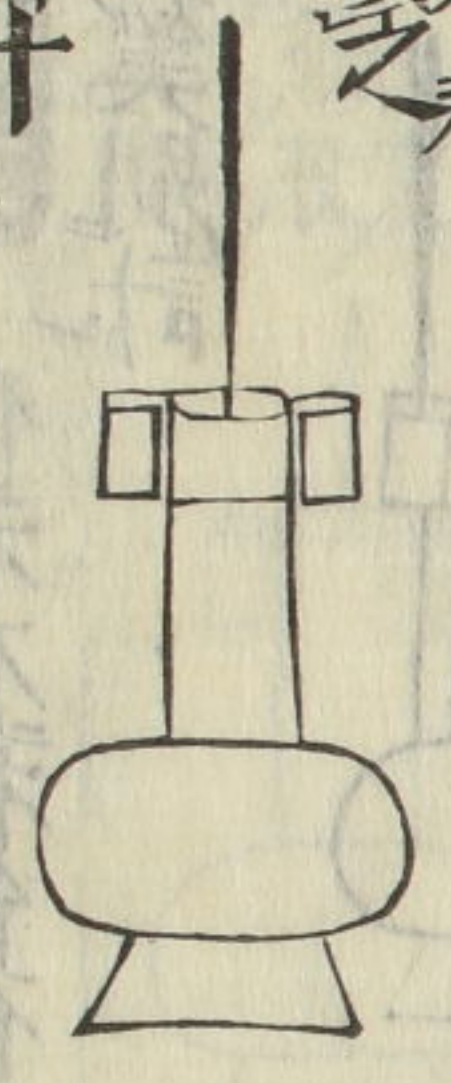
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

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為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節賓主之權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夫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者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止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主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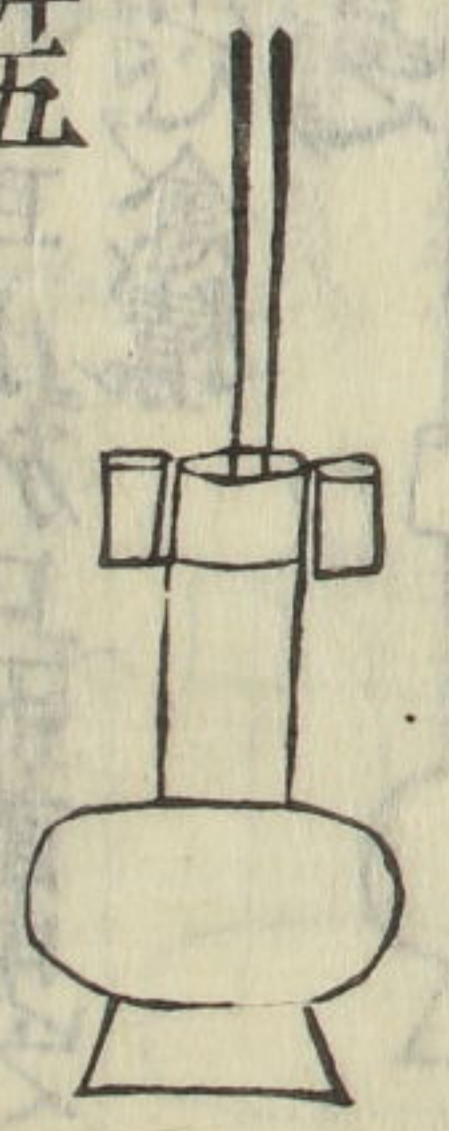
帝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
 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
 故聖人廣為之術以救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矢之際
 性無粗吝莫不肅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
 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
 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
 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
 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
 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
 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况投壺者又可鄙
 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

象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
 瓊探闔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
 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
 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長
 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矢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美先滿百二
 士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美多者勝少者負為圖列之左方并
有初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連中** 第二箭以下連中不絕
 始以其能慎始
 故賞之

右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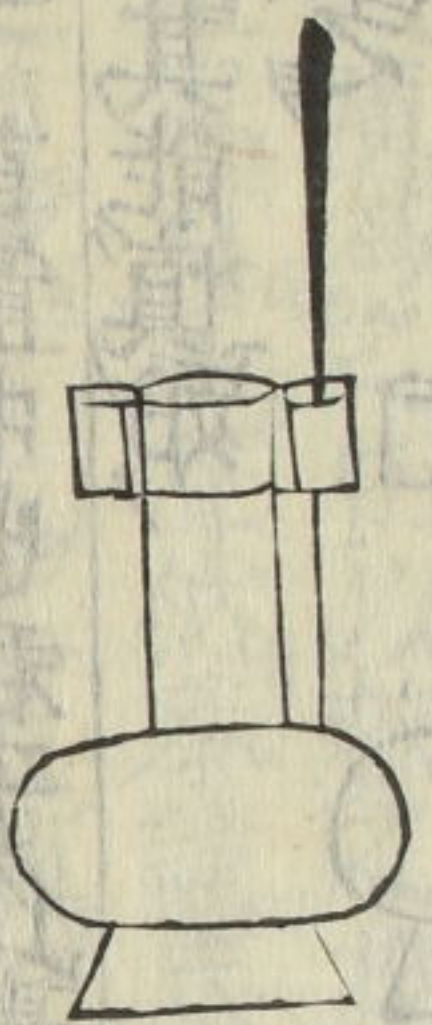
右筭五



有初貫耳 耳其笑別誌

假若有初箭仍貫貫耳 耳小於弓而能中之是

其用心愈精 故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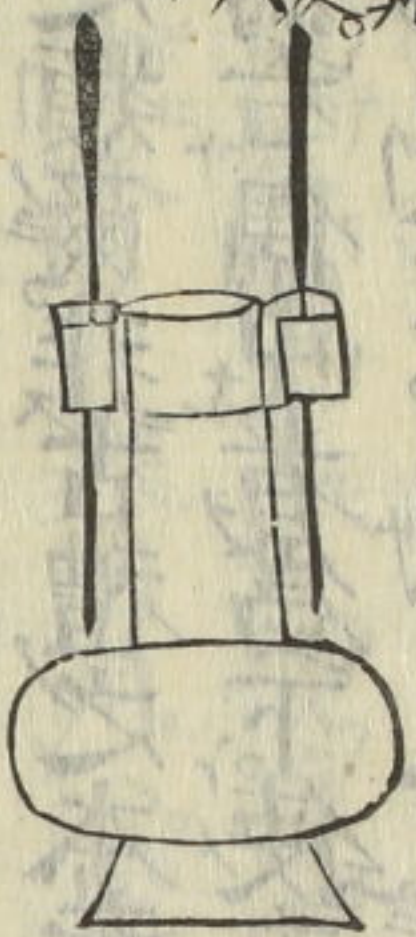


右二十筭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筭其 次每箭加二筭盡 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

連中不絕 者皆賞之 所以勉人 於不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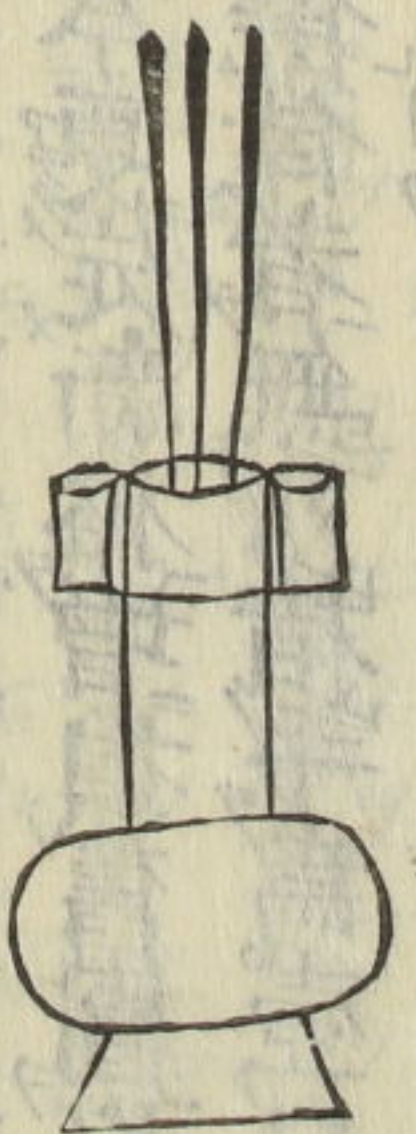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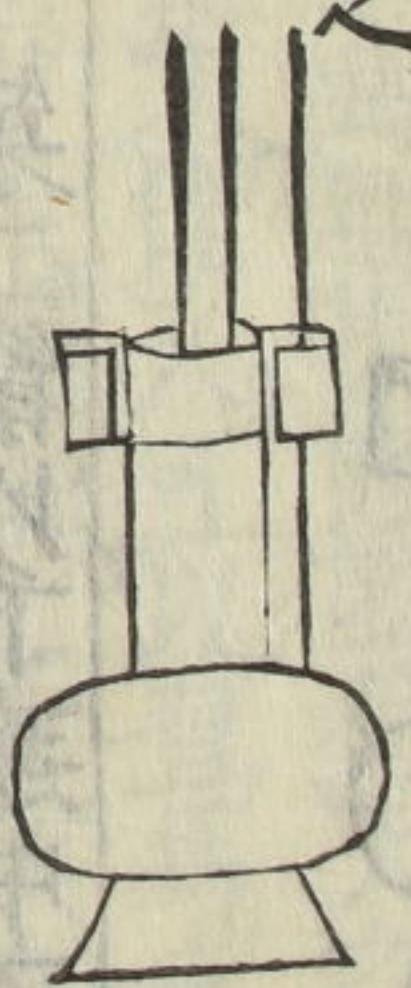


右二十筭

右十筭

敗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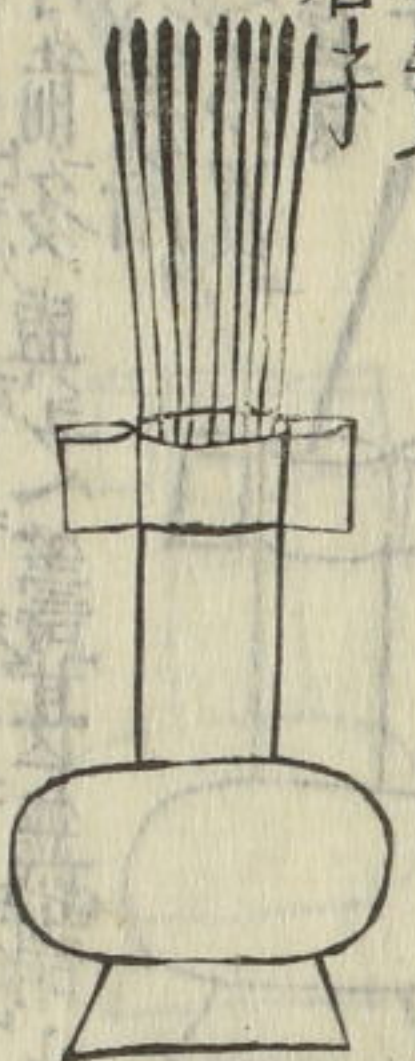


右一箭

全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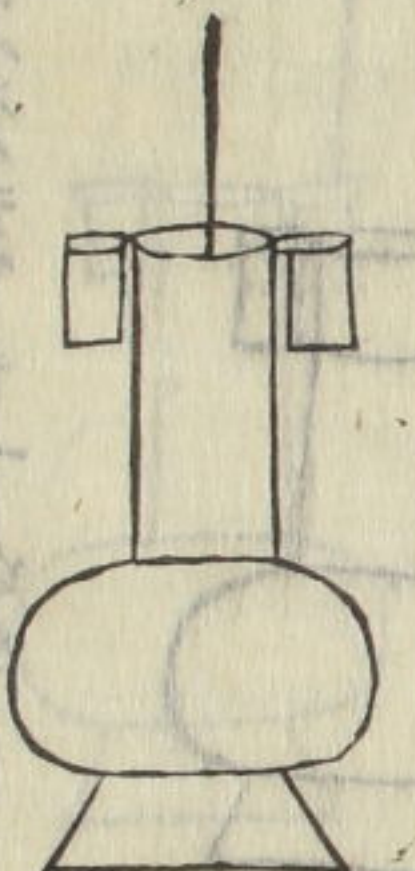
不以竊之美數多少皆 勝之也若兩人俱全則 復計其餘筭以決勝負為九

難故君子 貴之



右無筭

亦謂之驕皆後猛意也 謂投而不中箭激反踏捷而得 之復投而中者謂其已失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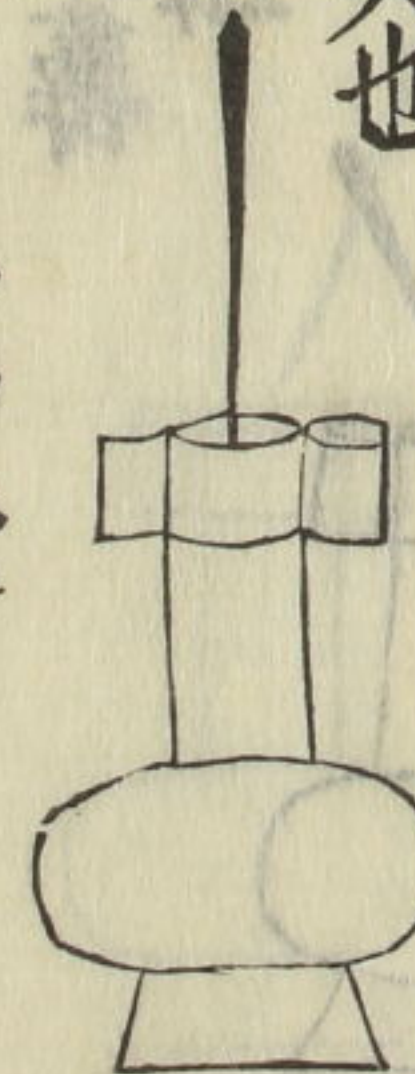


復善補過 者也故賞 之若復投 而貫耳其 筭別計復 投而不中者廢之 右十筭

有終

未箭也廢不有初鮮克 有終故比之有初

又加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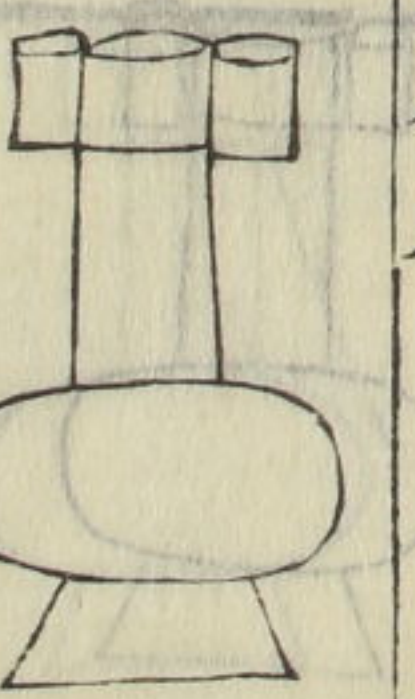
右二十筭貫耳倍之

敗筭

謂十二箭俱不中大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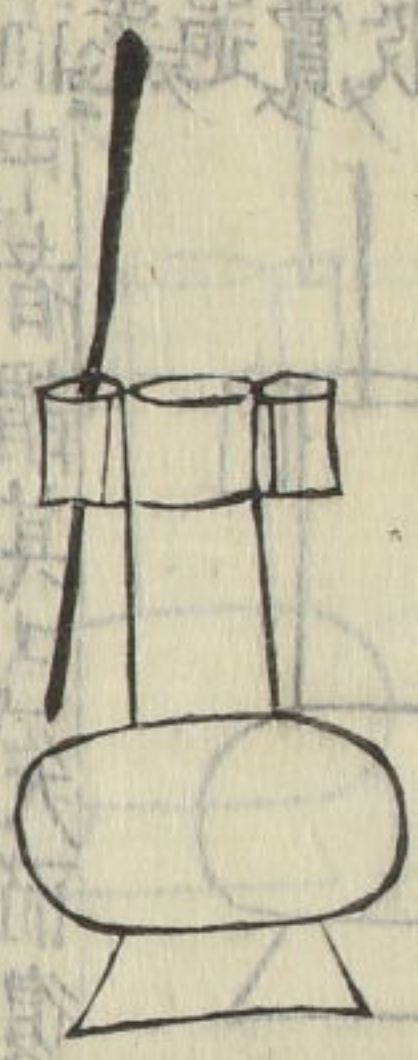
功也若兩人皆敗則

亦計餘筭 以決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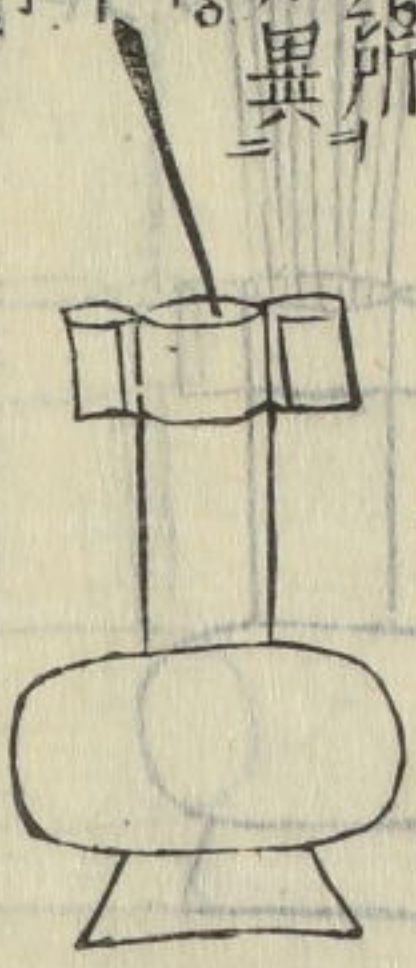
右不問已有之筭皆負

橫耳 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等
 偶然而橫非我者之攻
 何足以為賞若為後箭所擊而墜
 地者與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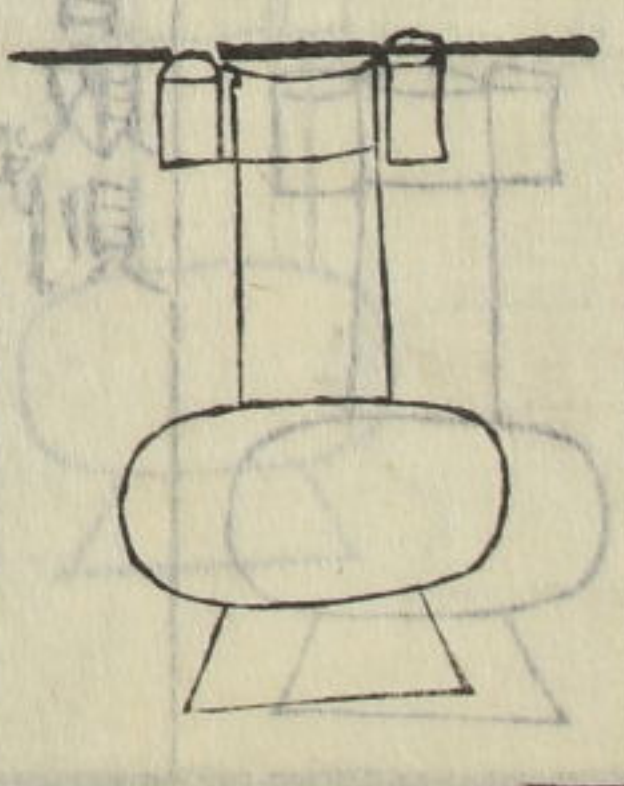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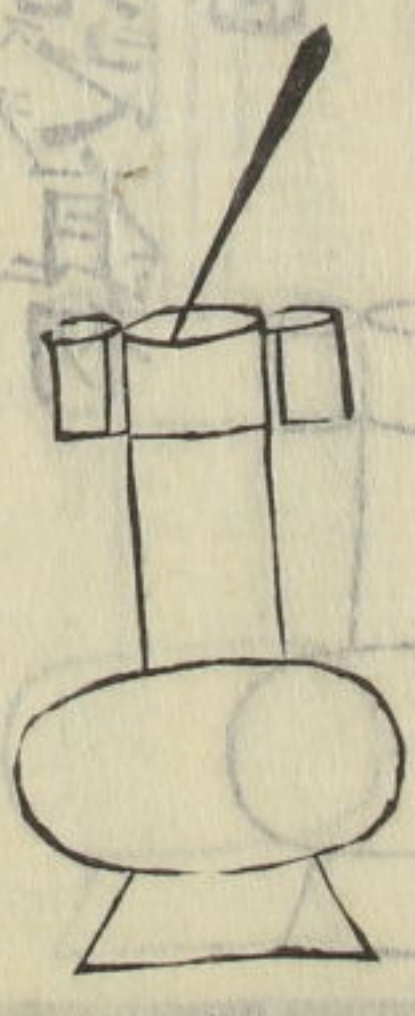
右依常筭無賞

倚竿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一等
 筭傾邪險誠不在于善而舊固
 以為奇箭多與之筭其無識也
 今廢其筭所以罰之亦異
 於不中者故於連中
 全壺皆得通數若為後箭所擊
 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復計其筭
 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廢其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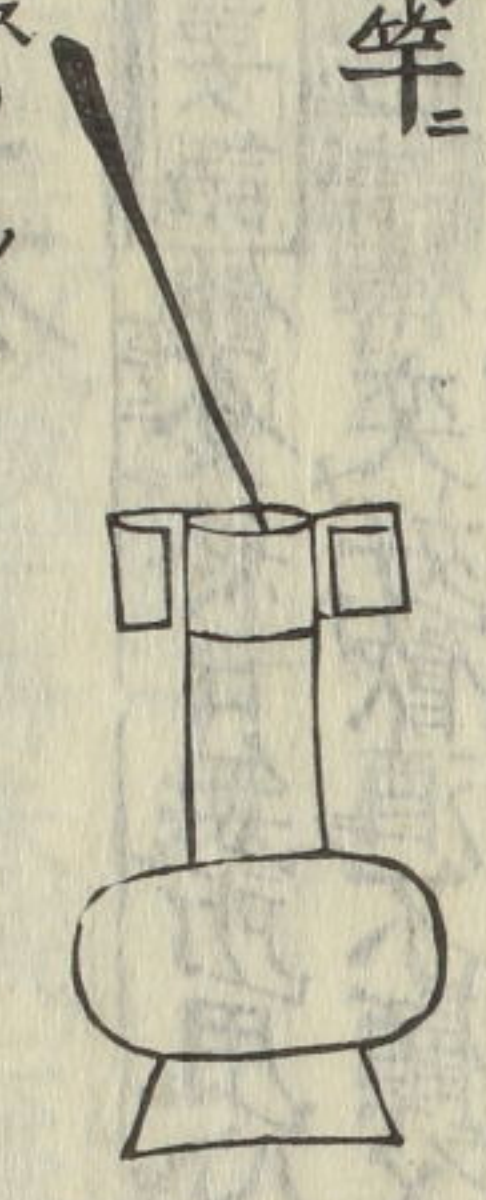
右依常筭無賞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已者
 舊十八等
 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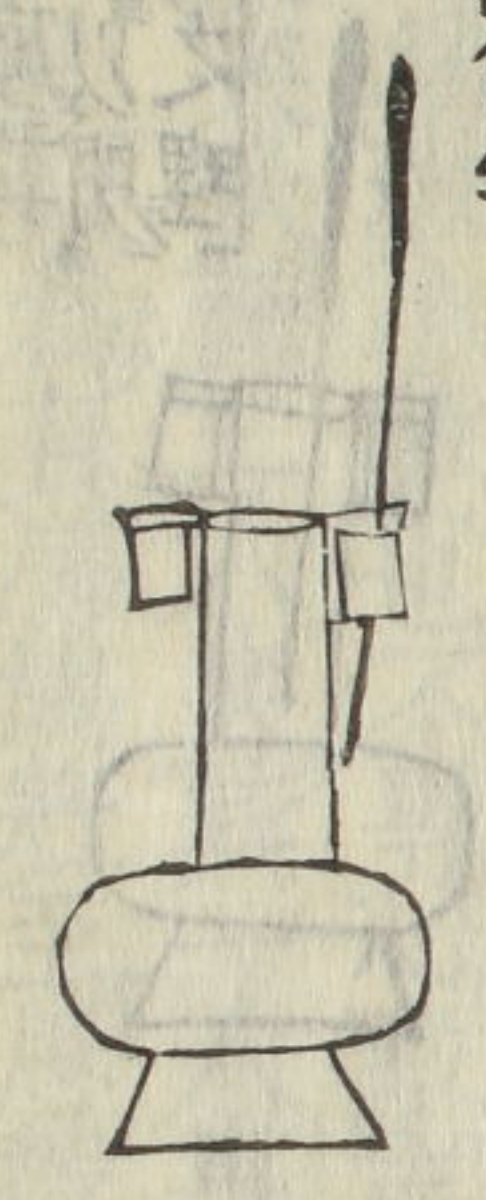


橫壺 橫加壺口舊五十等同
 橫耳

龍尾 倚竿而箭羽正向已者
 舊十五等
 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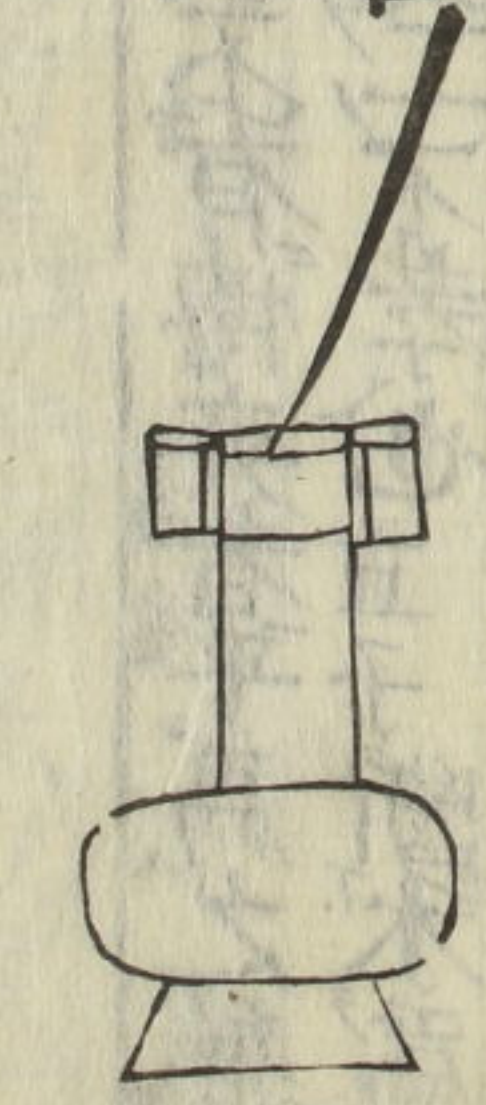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十五
 等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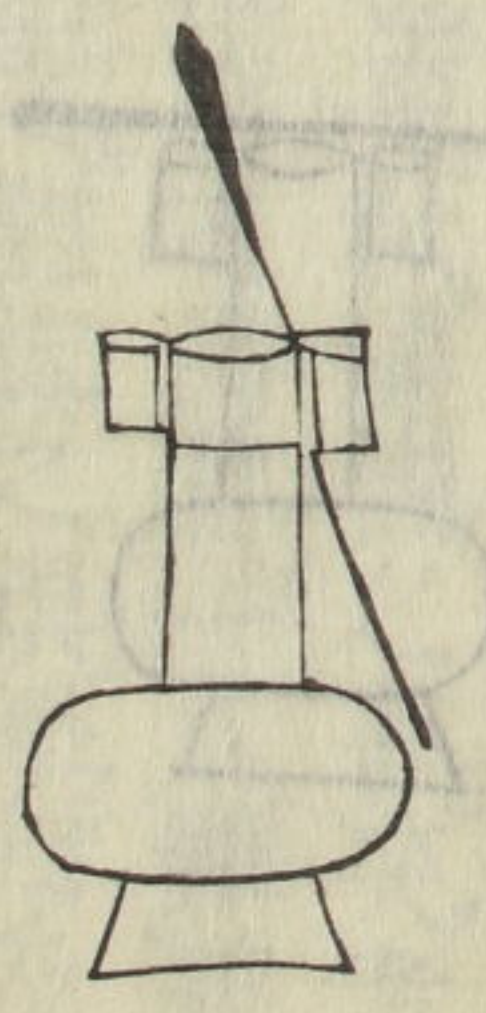


右廢其筭

狼壺 轉旋口上而成倚竿者
 舊十五等
 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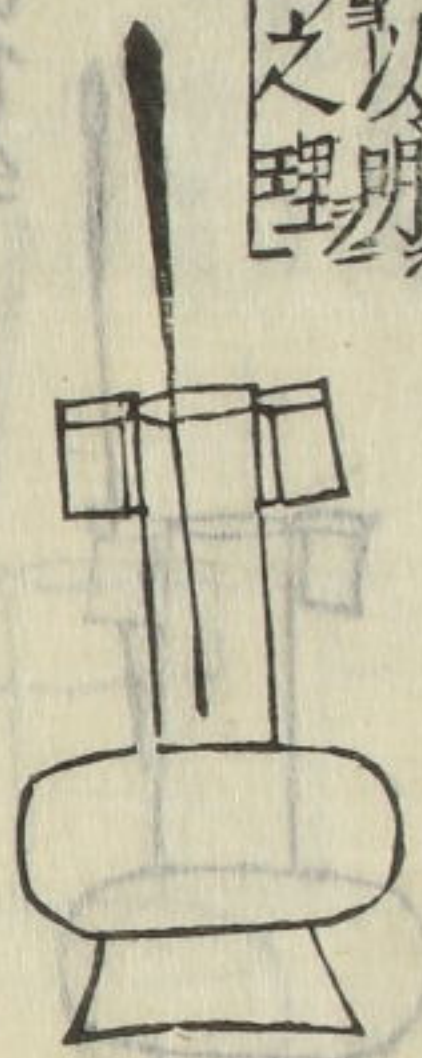
耳倚竿 舊十五等同倚竿



右廢其筭

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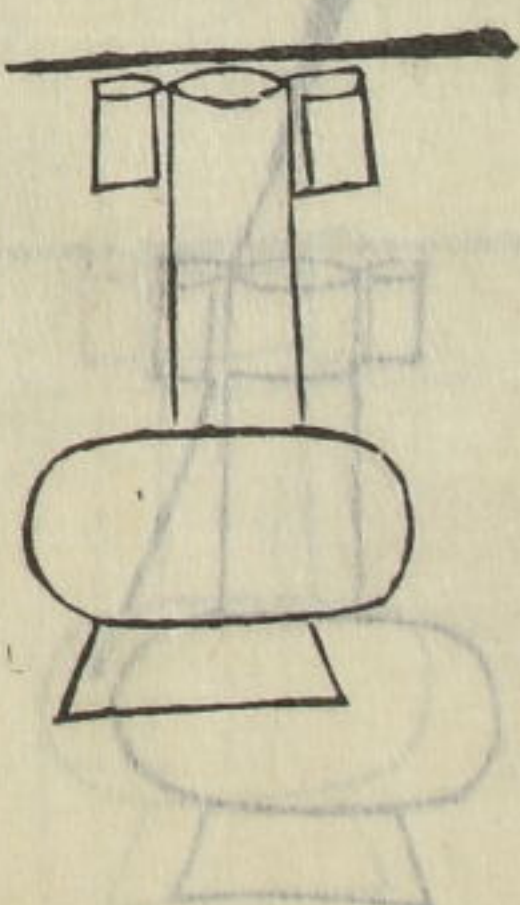
舊百上一十等顛倒反覆
愚之大者奈何為上賞
今盡廢其
等所以明
順逆之理



右壺中之數盡廢

倒耳

中



右壺中之數盡廢

棊

羣書要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或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語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孟子斷木為
棊編葦為鞵亦皆有法焉揚子胡且曰以棋為易則聰明者或
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歸田錄

詩句珍簾疎簾看奕棊杜聞道長安似奕棊杜圍棊賭酒到天

明白圍棊鬪白黑韓腹心受害誠堪懼唇齒生憂尚可醫康節

古今事實

堯舜教子

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二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
其法非智不能也博物志

奕秋誨奕

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
也使奕秋誨一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之為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及
之矣告子下

彈碁之戲

梁冀少為貴戚逸游自恣嗜酒能挽滿彈碁格五六博蹴鞠意
錢之戲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
所冠葛巾撒碁

韋曜戒奕

吳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韋曜戒之

臨敵圍碁

延熙中魏軍次于興勢假費禕節率眾往禦之東敏至禕許別
求共圍碁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
色無厭倦敏曰卿觀試君且君信可人必能辯賊禕至敵遂退

王粲覆碁

魏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把蓋局更以它
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別墅圍碁

符堅率眾百萬次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
無懼色旋命駕出別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
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聖乞汝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女
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碁看書既竟便攝於床上了無喜
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奕具投江

陶侃為荊州見佐史傅奕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弄舜以教愚子
傅殷紂所造諸君竝國器何以此為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蒲者
牧猪奴戲耳

觀碁爛柯

信安郡石室山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一童子棋與質一
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饑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為之曰汝
斧柯爛矣質歸鄉間無復時人述異記

坐隱

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會戲
世說

手談

支公以碁為手談世說

有瓜葛

王道嘗共其子悅圍碁爭道道奕曰相與有瓜葛亦得爾耶

推枰決策

晉武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間杜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
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驕虛宜亟討之

圍碁應答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手時袁亮與人
共在窓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碁不輟袁
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西南風急

西南風急

謝安與客奕，密西南，基有少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計，密悟乃殺之。南史

奕棋賭郡

南史：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奕，基末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圍碁失眠

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眠，加以祗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周始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方圓動靜

李泌元宗馳召，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碁，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碁局，圓若碁子，動若碁生，靜若碁死。

東宮侍碁

順宗為太子，王叔文以善碁得侍東宮。

婦姑手談

翰林基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纒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予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請問於妣，顧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集異記

冷暖碁子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王碁局冷暖王碁子王性冬則暖夏則冷

奕碁諱敗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則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錠為他人所有續世說

偽為不勝

李道古便伎巧官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說

假棋濟貧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碁其家亦贍重霸名對敵只令立待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策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碁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此夢瑣言

挾詐常輸

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女常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效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置汝於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捧

中尚有三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荆公詩註

慕子役心

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其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旼虛心之法對曰請侍中弼諧之外勿於慕子役心虛已矣矣公曰如子之言何止於慕凡有所着則不虛矣該聞錄

不能着慕

林和靖每日通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着慕墨客揮犀

古今文集

雜著

奕旨

班固

北方之人謂慕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

慕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久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有犧網罟之制限防周起墮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頽壞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怒而不誅周文之德遠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原英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

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游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夾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燬之。蚩羅人殺鵠鷓敵人意鯤鯢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夾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虛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序基

柳宗元

房生直温與余二弟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朱有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子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一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視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其異房之貴賤於茲。其

者歎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歎其所謂賤者有敢避而使之擊觸者歎彼朱而墨者相去于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歎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序

博奕論 見博門

圍碁賦

馬融

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三代之局為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富據四道守用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七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捨碁欲疾管或窘之無訟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古詩

用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王介甫

葉侯越著姓。曾出實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脅。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驟起奮。調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銑。聽之心凜然。難著口因嚼。搏飛欲我我。鏃墮今跼跼。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在冶惟所挾。載醪但彼惑。饋糈非我謀。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碁經着在手。碁訣傳消匿。坐尋碁局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晨。刺擿溝港蝶。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蹇。反喚稚穉子。但守一經笈。亡羊等殘生。朽筴何足惜。歡然值手敵。便與對已笑。縱橫子墮看。脂腴聲出喋。樵夫弛遠擔。牧

奴停晏籩房觀各技養切議兒女躡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
 熟視籠兩手徐思燃長鬣微吟靜悄悄堅坐高帖帖未決若谷
 叟斧柯掌爛漉趨邊耻命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覷眼
 而壓邊腹開眼皆基訣也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
 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伐事先和燹或冒突超越鼓行令
 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僅
 殘尺寸如黑子着履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慙如坐已或
 喜如獻捷陷敵未其虜執仇方借俠諱輸寧斷頭悔誤乃批頰
 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曉翻然悟且嘆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
 行陶侃懲廢業楊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晉臣抑帝手校侯何
 啻涉定公八年涉它校備侯之手衛侯怒治城子爭道拒父乃

知輒爭也實逆德豈如和闐怯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厭如公
 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鑄以此待君子未
 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獮

觀棋歌送懷師西遊

劉禹錫

自從仙人過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
 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鴈行布陣衆未
 曉虎兇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諳諳
 京城在九天賄取聲名不要錢

楊之美彈碁局歌

劉貢父

漢皇初厭感鞠勞待臣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邈
 來稱絕技後宮粧奩仍可為客看葛巾尤更奇誰令宋墨異貴

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坐寒玉。山形
四饋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
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絕學。

律詩

池上

劉貢父

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

觀碁

邵堯夫

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玄路妙。徹了沒人尋。

寄碁客

鄭谷

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東。先饒海僧覆。圍圍
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觀碁

杜荀鶴

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策入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吞
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碁

裴說

十九條平路。言平又險巖。人心無美處。國手有輸時。勢過流星
遠。聲乾下看遲。臨軒絕一局。寒白又西垂。

碁

高輦

野客圍碁坐。撥頰向暮秋。不言如守默。設計似平雉。決勝雖閑
勇。防危亦合憂。看他終一局。白却少年頭。

觀碁

陳元輿

黑白旋為盤。分途各占寬。縱高無盡幸。遇敵始知難。對面心于

每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二

里藏機勢萬般寄言當局者踈失早須看

奕碁

洪玉文

荆璞玉爲子井文揪作秤有求唯別墅不喜得宜城跼跼飛爲
墮丁丁伐木聲破愁逢一笑無地着虧成

又

不作是朱戲難禁清書長敢言白玉局聊取紫羅囊角道空傳
詎乘除自有方兒童爭畫紙謾學老夫狂

又

眉山非快手奕勝亦欣然變態一翻覆幾微係後先陶公慮太
過雪女慧堪憐張弛誠五道斯又許爾賢

碁

王介甫

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
處有虧成

送國碁王逢

杜牧

玉子紋揪一路饒最宜蒼甫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
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麤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
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碁

歐陽炯

碁理還將道理通爲饒先手却由衷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
無一局同靜笑山川千里近閑消日月兩輪空誠知此道剛難
進况是平生不着功

奕碁

黃魯直

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基。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湘東一日誠其死。天上中分尚可持。誰為吾徒猶愛。月參橫月落不曾知。

因與西廳參政侍郎奕基子輸紙筆硯二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端硯。繼以此章。楊大年

多年燥吻蒼苔砌。禿盡江南石上毫。五色蠻牋猶有剩。一拳端石豈勝勞。蕭齋幸預談賓。未謝豐深降奕思。高微物供堂正。猶豫丹青筆下狂。風騷。

又以建茶代宣筆別書一絕 楊大年

青管演綸都已竭。文楸爭道恨非高。輒將北苑先春茗。聊代中山墮月毫。

象戲 程伯淳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偏裨自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針尖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英雄如劉項亦閑爭。

詩話

奕棋廢事

令狐相薦李遠為杭州宣宗日聞李遠有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此可使治郡耶。對日詩人之言不足實也。乃薦遠。廉察可在。賦觀碁詩。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環於苑中。與宰相奕碁。從謙在焉。令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沈吟。相對雖

厚文集身身身 卷之四十二
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笑機籌處滄溟
想未深 江南野錄

人遲已速

仁廟時有李重恩善奕碁冠絕當世然形神昏顛時人謂之李
憨奕碁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昏睡人精思久之方不
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入意表善品碁者以為重恩在
王積新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忘情苦思

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則圖適性
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碁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
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于一着與介甫措意異

矣 漁隱叢話

輸碁賦詩

荆公在鍾山下碁薛昂門下與焉賭梅花詩一首薛敗而不善
詩荆公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官達出知金
陵或者嘲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荆公座上賭梅詩而今又
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碁薛書名似丐字故人有乞兒之說
吳魯謾說

荆公碁低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
便歛之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
手嘗贈葉詩有番成中斷之句是知公碁不甚高詩又云謹輸

寧斷頭悔誤仍批頰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時之得喪也趣齋閑覽

作碁隱語

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碁道士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碁隱語也冷齋夜話

聞落子聲

東坡云予素不解碁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能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外屢聞入聲時聞落子紋

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鈎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喙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就枕閱碁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脚碁盤着二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若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升坐說碁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碁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

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二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齧。張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籠則時時頭掉。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源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四十三卷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藝術部

博塞 先代反

羣書要語諡文云。行碁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是類要世之糾率。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博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塵史博扇戲。木著十一。碁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扇

通之路說文鮑宏博經瓊蔽玉著也各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米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意錢者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見上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米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過運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二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云塵史

古今事實

博塞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

業不同亡羊均也

提殺太子

漢吳王濞太子孝文時入見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吳太子遣其喪歸吳王愠曰死長安即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由是怨望

自通博徒

漢爰盎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洛陽劇孟嘗過盎盜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唯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

格五待詔

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

製雙陸局

博陸采名也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子之戲未知誰置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投擲之義今作骰非聲韻

南風不競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故瞋目曰遠縣有奉倩迺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牧猪奴戲見某門

在艱戲擲

晉袁耽字彥道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猶有負進思自振之友莫知所出求濟於耽耽時在艱以誠告焉耽略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温與積王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豈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以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得雉得盧

宋顏師伯為待中孝武與樗蒲帝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手曰幾得盧爾曰師伯一輸百萬

喝子成盧

宋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

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呼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枚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本傳

一擲百萬

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劉毅家四壁而一擲百萬以為英雄小遇過多乞丐如奴婢孰謂英以工商動其心哉后山理究

馬策爛朽

有人山行見洞中二老翁樗蒲以馬策拄地觀之俄鞭爛鞍朽與樵人爛柯事相類異苑

賭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純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地公對御視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向家奴衣之從馬而去集異記

雙陸不勝

見皇后門

四緋轉敗

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呼叱之骰子死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事始

判僧賂錢見僧門二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博奕論

常曜吳人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懼名稱之不立故勉精厲操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逢
 道藝之域勞身苦體契閑動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黃霸愛
 道於囹圄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其游惰哉今世之
 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至或賭及衣物徒基易行然其所志不
 出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
 為務以劫殺為名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今大吳受命務在

得人勇畧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士宜
 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
 今之先急也夫一枰之木孰與大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
 之將今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
 於計智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用之
 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書博奕論後

黃魯直

浩翁放逐黔中既無所用心頗喜亦集紹聖四年八月丁未偶
 開常昭博奕論讀之喟然以為真無益於事誠陶桓公所謂牧
 猪奴戲耳因自誓不復奕棋自今日以來不信斯言有如黔江
 云

觀博

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集作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之器。實于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則集作即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鑊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謂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趣。集作趣其去如脫。事先趨。起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集作戾我恨公曹道迫。自旦至于日中。具而卒。與所祝異焉。客視骨。集作從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置之不洩。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哈議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余異也。請副耻于奕。棋主人從命。燭以續之。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

書勝負之數于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詭棋而抵秤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人咸異之。予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枯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所處之勢異耳。是知當軸者。易坐。燠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燠不足。敗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集作亦辨其所處而已。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骰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

甚微而欲升于上位者太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
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為勞息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
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真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
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叙穆不
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林中事彼皆異類微物猶且竊爵位
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
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塞賦

邊孝先

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寤絕晝寢之
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羨也故書其較
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

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杓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
所恥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基有十二
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
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
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正以平坤德順也然則塞之
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
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
式焉

古詩

今夕行

杜甫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一

塞為歡娛憑陵大呼呼五百袒跣不肯成皇盧英雄有時亦如此
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襜右輪百
萬

律詩

觀雙陸譜有感

朱元晦

近從新譜識皇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
誚牧猪奴

詩話

欲見玉纖

張祐杜牧之同燕有屬意者索散子賭酒牧之微吟曰散子
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墜鬢

還應露指尖

墮落坑塹

鄭都官詩有能銷未日是樽蒲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樽蒲
所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塹畏墮落耳塵史

倡優

覆射 雜劇附

羣書要語

倡優下賤賈誼策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東方朔

傳

古今事實

軒俳優

魯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去孔子曰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四十一

八

笑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穀梁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齊官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於是斬之

優旃休居

秦優旃始皇置酒天雨陛楯者皆霑寒優旃曰汝欲休乎皆曰幸甚有頃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始皇使得以宰相代太史公曰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幸更豈不偉哉史記

門高作亂

唐莊宗好優優者郭從謙優名門高為從馬直指揮使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不得進還洛欲復東扼汜水其日門高作亂從

樓上射中莊宗崩五方人聚樂器焚之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戒哉

譏帥臣貪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宴伶倫戲作綠衣人太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神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南唐近事

武襄優戲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踈託時優人以孺為戲易勃然謂黔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意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武襄首造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韓別錄

以儒為戲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字為戲賓客
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第
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
朝驚歎曰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楊公談苑

斥慢先聖

孔道輔使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為戲公施然徑出虜使主
客者邀還坐具令謝之墓誌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
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
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
足言者公曰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賤工乃爾蕪慢而

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嘆服澠水燕談

笑不為優

王荆公知常州對客未嘗有笑容一日會客倡優在庭公忽大
笑人頗怪之有客乘間啓公公曰疇昔席上偶思咸常一卦首
喜有得不覺發笑耳趣齋閑覽

射蜥蜴寄生以下係覆射

漢東方朔武帝使諸倡射覆置守宮盆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
臣嘗夢易請射之乃扞著布卦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
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官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幸倡
郭舍人滑稽不窮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
中之臣榜有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

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
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云云

射有酒食

吳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爲具食曰倉卒乏酒殺如何達取盤中
隻箸再三縱橫之曰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
以辭無主人慙曰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

射燕蜂蜘蛛

魏管輅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原取燕郊蜂窠
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
雌以形趨翼舒張燕郊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
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殼腴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

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射鼠生三子

唐袁客師天綱子也高宗置一鼠子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
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射橘蜂石龜

趙晉公在中書閣下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文果射文
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
香發函視之乃用曆白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
器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蘼蘼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
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
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玉壺清話

以下係雜劇

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
面陳平訪知閼氏妬忌造木偶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
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史家但云祕計鄙其策下耳
後翻為戲具引歌舞者曰郭郎髡髮善譁笑凡戲場必在俳兒
之首樂府雜錄

吞劍走索

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都盧尋種衝狹鷲灌曾突銛鋒跳丸
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注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
從中過鷲灌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躡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
水復却坐如鷲之浴也揮霍謂丸劍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

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組者也又注
狹以草為環插刀四邊技人躍入其中背突刀上如煙之飛躍
水也跳弄也丸鈴也揮霍丸劍上下貌

分身吐火

張衡西京賦奇幻脩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香冥畫地成
川流滑通逕注奇幻謂幻人能分一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
或起雲霧或畫地成川河

金刀厭虎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
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為虎所食
掌上舞

梁王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甚有新致姬妾列若彈
箏陸大喜鹿角瓜長七寸舞人張淨琬鬢圍一尺六寸人推能
掌上舞三都賦注

反腰帖地

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嘶得席上玉簪梁主侃不飲酒而好賓游
終日獻酬同其醉醒同上

戒造戲具

工部尚書段綸奏召巧士楊曾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
曰得巧士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
意耶乃削綸籍

古今文集

雜著

傀儡故實

顏之推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秃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
秃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為其象呼為
郭秃爾顏氏家訓

諫矜人為近侍疏

李綱文粹

臣按周禮均工樂肯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
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
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矜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
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毀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
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

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固非
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書三笑圖後

蘇子瞻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履衣服手
足皆有笑態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侏儒觀優而
笑或問其所見則曰長者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寫呈欽之兄
想亦當捧腹絕倒撫掌盧胡冠纓索絕也

古詩

險竿歌

顧况

宛陵女兒壁手飛長竿橫空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
為一家婦宛陵將士天下雄一下定却長梢弓翻身挂影恣騰

踏及縮頭髻盤旋風盤旋風撒飛鳥驚猿遶樹枝裏裏頭上打
鼓不聞時手蹉脚踏蜘蛛絲忽雷電斷流星尾曜睽劃破巢尤
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即應嫁賊生賊兒中丞方畧通變化外戶
不肩從女嫁

險竿行

柳曾

山險驚摧輶水險能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
我不知爾是人耶復祿耶使我為爾長嘆嗟我聞孝子不許國
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黃金忠孝兩虧徒爾誇始以險伎悅
君目終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參差一家哭險
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
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徒欲徃爾可思上得不下下得上我謂

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三
此輩險於險卒兒

西凉伎

白居易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鑲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紫髯深自卷。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詞道是凉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獅子雙涕垂。凉州陷沒知不知。獅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娛賓犒士宴監軍。獅子胡兒長在。自有老征夫。年七十。見弄凉州低面泣。泣罷斂手向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奈何仍看凉州伎。取笑恣歡無所愧。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為戲。

擬寒山拾得

王介甫

傀儡祇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知棚外人。擾擾一場歎。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律詩

窟磊子人

梁 銜 英華

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

傀儡

揚大年

後山語錄云。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四十三

十四

傀儡

黃魯直

萬般盡被鬼神戲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
笛弄浮生

上竿伎

晏同叔

石林詩話舊中書南廳壁間題此詩當時必有謂
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上
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

百尺竿頭鼻鼻身足騰跟倒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
區亦未貧

藏獄

夏子喬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錫

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獄者公顧英公曰古人無

詠藏獄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絕云

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

八公夏

精練精精題一章英公為一
 實錄實錄人成錄半煉精實公通英公曰古入

